

钟叔河



“我的杯很小，但我用我的杯喝水。”

—— 这是法国诗人缪赛的名句，

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态度。

真正能够不搬别人的杯喝水吗？

其实也未必尽然，

不过有这么一点洁癖，

就不那么容易随着大流去吃大户罢了。

钟叔河

书前书后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书前书后/钟叔河著. 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12. 5

ISBN 978-7-5336-6686-6

I. ①书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第 074513 号

书名:书前书后

作者:钟叔河

出 版 人:朱智润 策划编辑:何 客 责任编辑:何焕生

特约编辑:谢 莎 责任印制:何惠菊

内文版式:张鑫坤 封扉设计:刘运来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,邮编:230601)

营销部电话:(0551)3683010,3683011,3683015

排 版: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:(0551)5859765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8.75 字数:170 千字

版次: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6-6686-6

定价:32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新版前言

我写作较早，而结集甚迟。《书前书后》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，初版于一九九二年，九六年重版过一次，历时二十年矣。近几年来，不断听到有人从旧书店寻购本书的消息，还有远道寄书来叫签名的。揣想这些劳神费力寻得的书，总是难得再进旧书店的了，如果还有人想买，该怎么办呢？因此，出过我的《念楼集》和《学其短》的安徽教育出版社，决定来为本书出一新版，可谓及时，我很高兴。

为什么会高兴呢？

自从六十多岁离了休，写文章，著书，编书，已不是奉命宣传，更不是专图名利，主要是心里还有话想说，想告诉别人。《诗·小雅·伐木》：“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。”一只鸟儿独立枝头不会鸣叫，只有在有知音同类的回应时，它才会发声。二十多年前写的东西，至今还有人要看，也就是还有“友声”，有回应，可见自己并没有白吆喝，此其所以高兴者一也。

《书前书后》所写之书，凡是我自己著、自己编的，如《走向世界》，如《儿童杂事诗笺释》，如《学其短》，如《知堂书话》，如《曾国藩家书》……从一九九二年算起，都至少重印过一次，多的已重印五次。不少书重印时，又在书前书后写了新的题记。新版增入了这部分内容（同时删去了所有不在书前书后的文字），为自己的笔墨生涯留下了更清楚的轨迹，此其所以高兴者二也。

《书前书后》的书名，是二十年前我自己取的。当时即知书名非商标不受保护，和尚用得，阿Q也得；但我只习惯用自己的杯喝水，不习惯同别人共饮一杯水。为了不错拿杯子，曾经认真检查，并未发现有珠玉在前。十年之后，忽从《秀州书局简讯》得知，有人求购《书前书后》，书局以北京某先生新作寄之，回信却说“要钟叔河的”，这才知道出了同名的书。不久以前又听说，天津某先生名叫《书前书后》的文集也快成书了。两位先生都是望重之人，难道都不嫌不干净，硬要捡起和尚用过的来用么，当然不至于此。我想恐怕只能怪我自己，怪我和我的书“知名度”太低，别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吧。如今有人愿意再来印它一次，再印几千册，知名度稍微提高，第四种、第五种《书前书后》也许就不忙于上市了吧，此其所以高兴者三也。

唯天下之事，亦正难说，我高兴得也许太早了。三张稿纸写完时，忽得包书来的六月二十日《长沙晚报》一张，

有大字标题“这么多《建党伟业》？不是电影，是书！”下面列出了同名《建党伟业》的六部著作，封面彩照全是煌煌巨制，六家出版社和六位作者也全是大牌。如此看来，一名多书、书名共用恐怕还是“人间正道”，“我用我的杯喝水”则仍属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乎？那么好吧，爱用《书前书后》作书名的都来用吧，物竞天择，就让时间和读者来“择”好了。至于《建党伟业》，自然又当别论，别说六种，就是六十种，总是都会与天地同寿、日月齐光的吧，馨香祷祝之矣。

二〇一一年七月六日，钟叔河于念楼。

[说明] 《书前书后》原收文六十二篇，此次删去与书无关的九篇，加入了所序跋之书重印时加撰的序记一十四篇，并将《〈学其短〉序》并入《〈念楼学短·逝者如斯〉序》，篇数增为六十六篇。

初版黄序

钟叔河先生以所著《书前书后》稿见示，命写小序，因得泛览一过。做序是不敢，只聊记我的读后感而已。

叔河先生数十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，从他经手编定的书和写下的序跋中，很可以看出一种特色。这里面有反映近代中国人西方观的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有重印久已绝版的文史丛著的《凤凰丛书》，而数量最大、用力最多的则是重刊周作人的遗著，除了散文集的单行本外，还辑有《知堂书话》等六七种。周作人研究今天已经颇为热闹了，遗作选本的刊行也有了许多种，好像一切正常不成问题，但在五六年前却不是这样，在这里可以看出编者的胆识。努力提供旧籍遗文，供读者阅读，也使研究者有所凭借，正是功德无量的事。他说自己不想当研究家，但实际并不如此。搜辑遗文固然要花许多力气，但他的为周作人《儿童杂事诗》作笺释，却更能看出其功力之劬。最难得的是他对周氏著作读得那么仔细，用考据家“本证”的方法，借了诗

人自己的话来阐发诗意，有手挥五弦、目送飞鸿之致。笺释者也为之自喜，说过“虽不敢妄拟前贤之覃精钻极，亦可谓已尽心尽力刻意搜寻”，其实笺释取材之广、取径之多，即前人亦有所不及。这本笺释实在可以看作研究工作的一种新的尝试，也不愧为范本。其出发点正如笺释者所说，“生为中国人，于吾土吾民之过去现在及未来，实未能忘，亦不敢忘”。这几句话，看作作者在出版园地中辛勤劳动的解说，也是极恰当的。

作者又是善于文章的。《儿童杂事诗》笺释后记结尾处只摘录周作人日记记事数则，不加论断，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气氛已跃然纸上。最后说，“日记即止于本日，距重录此编仅九日，盖即其绝笔矣。”这是很沉痛的话，却闲闲落墨，别无渲染。如果寻根溯源，这种笔路风致，可以到东坡、山谷、放翁的题跋里去找。有如人的面目表情，有的只是一微笑，一颦蹙，而传达情愫的力量却远在横眉怒目之上。我是爱读读书笔记的，于吸取知识之外，更看重文字风格的欣赏咏味。可惜这样的作品难于遇到，不是板起面孔说教，就是冗长枯燥，令人有填鸭之感，其能通达物理人情并有辛辣或诙谐情味的百不得一。作者的一系列读书笔记则读来有入口即化而又富于营养之妙，正是我所爱读的文章，虽是随笔短篇，却并非一挥而就。如《读豫陕川行小纪》，就是查阅了历史资料后才下笔的。过去人们在书房里做《汉武帝论》的大约很不少，却不可能找到一篇

这样的文字。

《走向世界以后》的一系列短文是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编成以后之作。作者陆续收集此类作品有两百多种，可谓大观。这样说来，他又是个藏书家。他的这一套专题书藏确也显示了独特的识解。多年来我也跑跑书坊，也常常遇到这类书，但不能认识其文献价值，都轻轻放过，筐中不存一册，想想又不能不使我感到惭愧了。

一九九二、三、廿一，黄裳。

[附记] 本书增订版即将付印之际，惊悉黄裳先生不幸逝世，寥落辰星又弱一个，忆及二十年前殷情作序之情，曷胜叹惋，书此以志哀思。

二〇一二年九月五日夜九时二十一分，钟叔河于长沙城北之廿楼。

再版张序*

钟叔河先生住湖之南，我住河之北，相距弱水三千，只今年夏他北来，住东华门外翠明庄十许日，我们在我城内住处景山之左见过一面，招待他一顿晚饭。他著作等身，如果连编印的也算在内，就要“超”身，可是我手头只有两种，其一是周作人《儿童杂事诗笺释》，是掏自己腰包买的，其二是《书前书后》，是他北来过访时当面送的。见一面，相聚不过三四个钟头，即使是长舌妇，又能谈多少？总之是很想多了解而了解并不多。可是我仍然想写他，是因为，即使只根据皮毛，也觉得很多方面，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及；或者退到家门之内，专打自己的小算盘，与我臭味相投。所以，也曾沉吟一下，最后还是决定写。

* 张中行先生此序作于本书初版之后，始刊《读书》一九九四年第一期，题《书呆子一路》，同年六月收入《负暄三话》改题《钟叔河》。本书再版前向张先生索序，承示以《读书》所刊之文作为代序，今即题为《再版张序》。

他的行业是全套书呆子一路，由读书、写作直到编辑、出版。读书和写作，闭门家中坐的事，不可见，也就难说。说容易见的编辑和出版，总的说是成就非常大，分项说呢？想偷懒，抄黄裳先生的：

叔河先生数十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，从他经手编定的书和写下的序跋中，很可以看出一种特色。这里面有反映近代中国人西方观的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有重印久已绝版的文史丛著的《凤凰丛书》，而数量最大、用力最多的则是重刊周作人的遗著，除了散文集的单行本外，还辑有《知堂书话》等六七种。

这段话着重说“编”，但是透过编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其他情况。以《走向世界丛书》为例，他在《走向世界以后·小引》里说：

我喜读近代人物的外国游记，陆续涉猎了两百多种。一九七九年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后，开始从中选编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已经印行三十六种。

单是这方面的书就涉猎两百多种，其访书之勤和读书之多就可想而知。这还是其小焉者，更值得重视的是有忧国济世之心，这心来于见识和情热。见识是看到我们头脑

的落后一面，主张多吸收些西方的。张文襄公也主张吸收西方的，但那是“西学为用”的“用”，火车头、迫击炮之类，至于头脑，就还要“中学为体”。张文襄公远矣，就是“五四”，吆喝一阵德先生、赛先生之后，又大几十年过去，我们不是依然听到万岁声震耳，许多人迷《卜筮正宗》（包括其老祖宗八卦和《易经》）和《奇门遁甲》之类吗？所以确是应该开开眼界，看看人家怎样管理众人之事，怎样根据引力定律计算哈雷彗星轨道。尽弃其所学而学，不易，所以，仍是书呆子的一贯想法，要由灌输新知识下手。钟叔河先生的奔走呼号，编印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就是为这个。奔走呼号，是情热；想当是与“反”字有关吧，被投入牢狱，定期十年，天地易色之后，计已住九年，放出，仍是奔走呼号，是更大的情热。我就不成，外看浮世之态，内省自己之心，只求能够独善其身，不敢妄想兼善天下。这有所得，是借祖传法宝明哲保身之力，躲开牢狱；也有所失，是至多只能写一点自怡悦的，而不能写以及刊印有关经国之大业的。这样，与他相比，我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了。

说到相比，钟叔河先生的不可及之处还有很多，都与博大而深入有关。想只说我印象最深的两种，重刊周作人遗著和书籍的编印装帧。先说前一种。周作人是我的老师，我在家人也守妄语之戒，对于他的学识文章，我很钦佩，因而认为，他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，值得读，吟味其内容，学习其表达。可是他的为人有问题，是抗战时期，

他不只留在沦陷区的北京，而且出了山。学识文章和为人走了歧路，我们要如何对待呢？很难。一笔抹杀？他像是与卖身投靠的诸宵小不尽同，何况还有著作具在。谅解吗？传统和常识都会不允许。我前几年写《负暄琐话》和《负暄续话》，多谈到北大旧人，就碰到这个困难。依照晋惠帝的分类法，对他的看法有私和官（公）两种。所谓私是顾念私情，我取古语“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”之义，认为他卖得太贱，或者说，用历史地位换不体面的禄位，不值。撇开私就不得不改为说公道话，于是写《苦雨斋一二》，开门见山就说，他是一反宋朝吕端之为为人，大事糊涂，小事不糊涂；写《再谈苦雨斋》，说他心中具有神鬼二气，不幸一时神鬼交战，鬼竟占了上风。这是说为人。至于说著作，我就认为，不当以人废言。可是不当废的言要有托身之地，即印本，经过几十年（其中还有“文化大革命”）的不能见天日，哪里去找呢？所以限于“希望”，我也主张，应该印，甚至全集，如其老兄的，上市，卖。说限于希望，是因为，一，公然推崇周作人，纵使限于著作，也怕有人在背后指脊梁骨；二，工程浩大，我既无此魄力，又无此精力。是前几年，因为介绍出版译本《一知半解》，我同岳麓书社拉上点关系，他们有时就寄赠一些估计我会有用的新印本。其中有几本是周作人的著作，我见到，曾经一惊，惊的是，竟有人做这种傻事，而且居然得到上方的点头。后来探询，才知道是钟叔河先生主持印的，并且有大计划，是陆续印，

直到出齐。这期间，我又见到《知堂书话》《知堂谈吃》一类书问世，也出自他之手。我才知道，在这方面，我只有一点点朦胧的想法，而钟叔河先生真就大干起来。

是九十年代初吧，湖南传来消息，钟叔河先生所在的出版社改选，他的总编辑职位未能保住，改到新闻出版局去任编审。是不是受了周作人的连累？不知道。但推想人亡政息，继续刊印周作人著作的豪举总不能不放弃。不出所料，以后就不再有周作人著作的新印本寄来。水流花谢，日子一长，我也就把这件事情放在脑后了。直到见到钟叔河先生，才知道情况并不是水流花谢，而是水已汇成巨流，花将开得更大。是晤面的那个夏日的下午，我们谈得很多，专说有关周作人的，他说他正在着手刊印《周作人散文全编》，材料，上方允许，家属条件，出版处所，差不多都已办妥，不久可以陆续发稿，所以他很忙。关于材料，他的搜求的本领真使我五体投地，是许多不经见甚至很少人知道的，他都有，如日记，他已拿到全部复印件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印全集，他说这已经很难，是经过多方面努力，用多种办法，才闯过来的，如果称为全集（像是有纪念性质）就更难了。我说这样一来，诗，新的有《过去的生命》，旧的有《知堂杂诗抄》，就不好办了，他说他打算在散文之外，另编一本，新诗横排右行，旧诗直排左行，似两册而合一，并想请我写序文。我说这是师辈的手笔，在书前说三道四，不敢。他没有退让，只好都认定，到时候再说。其实，说

私心话，他从事的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大事业，虽然以他的才学和经验，必游刃有余，如果我能够尾随搬一些零砖碎瓦，算作未袖手旁观，总是既应该又求之不得的。

再说后一种，书籍的编印装帧，钟叔河先生的造诣也是超常的。编印装帧好，指的是一本书，拿到手，还未读文字，翻翻，觉得美，可爱。这像是末节，其实很不容易。我从束发受书，至今七十多年，手翻过的书很不少，而拿到手，不考虑内容，不考虑古董价值，就觉得美而可爱的，总是稀如星凤。我近年来也写书编书，也愿意编印装帧方面趋上游，可是自己不会，只好由版式到封面，都靠设计人员；对于所设计，有时也感到不满意，可是人家问要怎样改，却说不上来。在这方面，久闻北方有个范用，南方有个钟叔河，是专家，出手不凡。范用先生是我的熟人，老了，多在家享清福，我只见过他为姜德明先生《北京乎》设计的版式，确是值得赞叹。至于钟叔河先生，是直到托人买来他的《儿童杂事诗笺释》，用北京俗话说，才开了眼。眼开了，看到什么？“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！”至多只能凑几句废话，说开本、封皮、版式、套色、边框、字体、行距，等等，都美得了不得。尤其笺释，每一首的，与诗和图对称，也是遍全书，恰好两面，真是神乎技矣。说到此，想到全才的所谓全，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排行老九，读之外，兼写，兼编印出版，甚至兼包销若干，就会自信是全才了吧？我看，与钟叔河先生相比，绝大多数只是半瓶醋

而已。

前面不只一次说到为人，该住笔了，想就钟叔河先生的为人，再说几句。我同他交往不算多，不敢说了解，只谈谈印象。印象是人有至性，对事严谨认真，对人宽厚恳挚。这样说，有来由，而且不只一个。其一，晤对，他的表现，用古语说是诚和敬，话都是发自心腹，有时甚至近于迂，使我想到已作古的废名先生。其二，他时间很紧，可是还是远到西郊，去看久病的张铁铮先生，说因为是有通信关系的朋友，在病中，就不能不去。其三，晤谈中，他说他截取了梁任公集的一副对联的部分，希望我写，装裱后挂在一幅画的两旁。我问什么语句，他说都出于宋词，上联是辛稼轩的：

更能消几番风雨

下联是姜白石的：

最可惜一片江山

我的体会，他不是为己身打算，有什么牢骚，而是有悲天悯人之怀，总想到大处。说到大，联想到我的小，是两年以前了，我忽然也想集联，从小圈子里，《古诗十九首》，驰骋地很小，居然也有成，是：

立身苦不早

为乐当及时

古人志在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我是至多走到一半就停住了。或者不止于量而兼算质，我之所求只是罗汉果，他则一贯修菩萨行。仍是大小之别，我是小乘，他是大乘，每念及此，不禁有高山仰止之叹。

张中行，一九九三年九月六日下午。